雲笈七籤/1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一十七　靈驗部一

下一卷▶

道教靈驗記

宮觀

真宗皇帝禦制敘

夫妙道本於混成，至神彰於不測。經誥所以宣契象，宮觀所以宅威靈，符籙所以備真科，齋詞所以達精懇。驗徵應之非一，明肹苾之無差，誠覺悟於蒼黔，而彰亶於善惡也。朕顧惟寡昧，獲纂隆平，荷祉福之咸臻，務齋盟而匪懈。思揚妙理，普示群生。因覽杜光庭所集《道教靈驗記》二十卷，其事顯而要，其指實而詳。今昔所聞，盈編而有次；殊尤之跡，開卷以斯存。冀永流傳，俾列方版，庶資訓範，克暢淳風。直敘厥由，題於篇首云爾。

廣成先生序

道之為用也，無言無為；道之為體也，有情有信。無為則任物自化，有信則應用隨機。自化則冥乎至真，隨機則彰乎立教。《經》曰：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。此明太

上渾其心，而等觀赤子也。《書》曰：不獨親其親，天下皆親，不獨子其子，天下皆子。此明聖人體其道，而慈育蒼生也。惡不可肆，善不可沮，當賞罰以評之。《經》曰：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此聖人教民舍惡從善也。又曰：為惡於明顯者，人得而誅之；為惡於幽暗者，鬼得而誅之。又曰：為善者善氣至；為惡者惡氣至。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。《書》曰：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此聖人法天道，禍淫福善之戒也。由是論之，罪福報應，猶響答影隨，不差毫末。豈獨李、釋言其事哉！抑儒術書之，固亦久矣。宣王之夢杜伯，晉侯之夢大厲，恭世子之非罪，渾良夫之無辜，化豕之報齊侯，結草之酬魏氏，良宵之殂駟帶，鄭玄之捽，劉蘭之筆不遺，良史攸載，足可以為罪福之鑒戒、善惡之準繩者也。況積善有餘福，積惡有餘殃，幽則有鬼神，明則有刑憲，斯亦勸善懲惡至矣。大道不宰，太上好生，固無責於芻狗，而示其報應。直以法字像設，有所主張，真文靈科，有所拱衛。苟或侵侮，必陷罪尤。故歷代已來，彰驗多矣。成紀李齊之《道門集驗記》十卷，始平蘇懷楚《玄門靈驗記》十卷，俱行於世。今訪諸耆舊，採之見聞，作《道教靈驗記》凡二十卷。庶廣慎微之旨，以匡崇善之階，直而不文，聊記其事。

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

饒州開元觀，舊在湖水之北。去郭二里，巨殿層樓，回軒廣廈，枕湖有水閣，松徑有虛亭，松竹森疏，花木秀茂。郡人避暑尋春，為一州勝賞之所。其後道流既少，廊廡摧損，唯上清閣大殿，齋堂三門，皆在裏中。民庶多葬於觀地中，壇殿之外，盡為墟墓矣。大中二年，郡中夜聞千萬人聲，如風雷之響。及明，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，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，其所布列，形勢遠近，殿閣相去，與舊不殊。太守上聞，請易其名額，以旌神異。詔旨依舊為開元觀，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，別命崇修。遠近歸心，爭舍美利，遂加繕葺。《觀殿鼎新記》云，所移之地，途超二里，水越一湖，出自神功，事資聖感是也。

洋州馮行襲毀素靈宮驗

洋州素靈宮，雲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殿，於太白之前為築宮宇，即其地也。年代浸遠，遺址僅存。我唐高祖既至長安，受隋恭帝禪。是歲，夢素衣神人云，我太白之主也，居素靈臺。以荒毀為告。詔訪其地，特創臺殿，命為素靈宮。開元中，傅天師曾奉詔，齋醮於其上。德宗幸梁洋，欲駕幸其地，又加營飾，由是材石之功，最為宏壯。馮行襲自金州，遙統洋州武定軍，命其子守之，欲毀素靈屋宇，以修公署。工人揭瓦，皆有毒

蛇，居於霤中，莫知其數。竟無所措手，以事白焉。馮子怒，使吏焚之。曳薪灶火，而雷電大震，風雨總至。群吏奔駭，數輩死之，靈跡巋然，無敢犯者。

文銖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

文銖者，長安人也。父母令於別業讀書，為莊前堆阜之上，置書堂焉。而性本疏誕，不樂文字，但與鄰里少年，彈射飛鳥，捕格野獸，以為戲樂。至於筌笱之具，罻羅之屬、弋網罝罩、弓矢槌刃，靡不置之。數年之間，殺獲不可勝記。忽有道士見之，謂曰：子之頭何遽變也？銖驚而問之，乃引於臺下，令其窺井照之，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。欲求道士悔謝，更令熟視井中，頃刻之間，身形不改，而頭已百變，或鳥或獸，或蛇或魚，銖見之，異常憂懼。道士曰：萬物營營，各貪其生，至於飛動，皆重其命。爾反天道而殺之，當有此報耳。每變一頭，則受一生，終爾所殺之數，一一償之，積月累日，計其壽限。自此之後，爾身則死，乃歷生異類之中，報所殺之命，百千萬年，未有還復人身之日。銖號泣求救，願焚弋獵之具，以謝前愆，洗心改悔，不敢更犯。道士見其誠至，乃謂之曰：我奉太上之敕，歷救眾生之苦，名曰救苦真人。爾有昔緣，早合遇道，此若不救，淪陷無期。乃以道士衣與之，令其終身修道，陰功救世，廣濟物命，方免前罪。道士即踴身而起，去地數丈，立於金蓮花上，左執瓊碗，右執柳枝，金冠鳳履，身逾三丈，通身有五色之光，上連天表，照曜一川，逡巡乃隱。

文銖乃焚羅網之具，披道士天衣，於其處立殿，制所見之像，晝夜精勤，焚香懺罪。居十餘年，又感真仙，授以藥訣，令游行海內，救人疾苦，後乃得道而去。其俗所居處，相傳號曰文銖臺，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。忽有僧數人游行，見之曰：既是文銖聖跡，何得有道士功德？固知道士無良，侵我古跡，已多年矣。因拔得大木，唯二僧共擊天尊像，手折耳傷，口鼻亦壞，力擊其項，未能致損，用力甚困。二僧少歇，看天尊所傷之處，並已如舊，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，及看其手，亦已折矣。匍匐號叫，告於眾人，自述其事。良久而死。

亳州太清宮老君挫賊驗

亳州真源縣太清宮，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。歷殷周至唐，而九井三檜，宛然常在。武德中，枯檜再生。天寶年再置宮宇。其古跡，自漢宣、漢桓增修營葺，魏太武、隋文帝別授規模，邊韶、薛道衡為碑，以紀其事。唐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明皇六聖御容，列侍於老君左右。兩宮二觀，古檜千餘樹，屋宇七百餘間，有兵士五百人，鎮衛

宮所。咸通中，龐勛據徐州，十道征師招討，長圍將合，龐勛恐力不支久，遂領徒三千餘人徑來，欲奪宮所，據為營壘。是日，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，見黑氣自九井中出，良久，昏噎一川，老君空中應現。龐勛徒黨迷失道路，自相蹂踐，蘄水橋斷，盡溺死水中。逡巡開霽，賊黨無子遺矣！

廣明中，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宮，亦有黑霧遍川，迷失行路。又有草賊遍地，自欲凌毀太清宮，迷路，乃往亳州城下，因圍逼州城，攻打彌急。刺史潘稠望宮焚香，以希神力救護。頃之，黑霧自宮中而來，周繞城外，腥風毒氣，聞者頓僕，密雪交至，寒凍異常，死者十有五六。初攻城之時，有神鴉無數，銜接賊箭，投於城中，賊輩已加驚異。既而城內朗晏，城外風雪，賊人懼此神力，解圍而去，尋亦散滅。潘稠奏云，自大寇犯闕之後，群兇誅殄已來，大小寇逆，前後一十八度，欲犯太清宮。或迷失道途，或龍神示見，終挫兇計，宮城晏然。所庇護居人，不知其數。請移真源縣，就宮安置。敕旨恐移縣就宮，必多穢瀆，縣依舊所宜，準萬年例升為赤縣。仍降青詞，修齋告盟。

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

周真人，名太玄，陶隱居弟子也。年二十一而得道，先於隱居證位。其所居，即今紫陽觀，處茅嶺之前，平陸爽塏，實為福地。堂側一片地稍高，如舊屋基，而無磚甓蹤跡。太玄於其上植花木，時見有人，高冠褒衣，或三或二。亦有介金之士，明月靜夜，立於其中。家有小兒，名小豆，才五六歲，游戲其上，逡巡有人送置庭中，如是者數四，而無傷損。一旦問陶君，說此祥異。陶曰：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，基正當其地，速作靜室，為焚香之所，不可褻瀆也。太玄因問：上經所安之地，何神明如此耶？陶曰：三洞寶經所在之地，萬靈侍衛，百神朝揖，豈可不尊之耶？太玄曰：真經已去，其地久虛，而猶真靈衛之耶？陶曰：上經所安之地，地祇守之七百年；法宇之地千年；正一所安之地，善神護之三百年。經法雖去，年限未滿，所以然耳。太玄遂作靜室，每旦夕香燈，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，恐法位高卑，有真凡之隔爾。

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

魏夫人壇，在南嶽中峰之前，巨石之上。是一片大石，方可丈餘，其形方穩，下圓上平，浮寄他石之上。嘗試一人推之，似能轉動，人多即屹然而定，相傳以為靈異。往往神仙幽人，游憩其上，奇雰靈氣，彌覆其頂。忽有衲僧十餘人，秉炬挾杖，夜至壇所，欲害緱仙姑。入其居處，仙姑在床上，而僧不見，乃出詣壇所，推壞夫人壇。轟然有聲，若

已顛墜，回燭照之，元不能動，知其靈異，奔迸遁去。及明，有至遠村者，大都不過走十餘里。十人同志，九人為虎噬殺。一人推壇之時，不同其惡，遂免虎害。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，遠近驚異焉。

嚴曄掘洪州鐵柱驗

洪州鐵柱，神仙許真君所鑄也。晉朝豫章，有巨蛟長蛇水獸，肆害於人。許君與其師吳君，得正一斬邪、三五飛步之術，制御萬精。自潭州井中，奮劍逐蛟，出於此井。君出謂吳君曰：此井之下，蛟螭所冗，若不鎮之，每三百年一度，為民之害，後來復何人制之？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，鑄於井中，溢於井外數尺，屹若柱焉。於井之下，布巨索八條，以鎖地脈。自是鐘陵之境，無妖惑之事，無墊溺之災。誓之曰：後人壞我柱者，城池淹沒，江波泛溢。人皆知之，固不敢犯。或有漁人敲柱上鐵，用墜其網，所損頗甚，近亦官中禁之。嚴節制江西，信誹毀之詞，使人掘鐵柱，將欲碎之。迅霆大擊，江波遽溢，掘未二三尺，城池震動，內外驚懼，撰方信之，焚香告謝而止。柱側道院為其所毀，近亦再修矣。

王峰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

成都龍興觀，即後周至真觀也。基址廣袤，四面通街，大殿講堂、玉華宮碑碣皆在。有王峰者，事穎川王，於小蠻坊創置私第。以基地卑濕，乃使力役者劚觀門土墻，及廣掘觀地，取土數千車築基址，土木未畢，已數口凋亡。一旦自衙歸宅，於其門外，見二黃衣人，曰為觀中取土事，要有對勘。應答之間，下馬而卒。其觀內有鐘樓，曰靈響臺，有門樓宏壯，制度精巧。節度使吳行魯，奏移門樓於天王寺，拆其鐘樓，遺蹤勝賞，並為毀蕩矣。頃年駕在蜀，明道大師尹嗣玄，雲行魯之吏，因疾入冥，數日復活，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，般運龍興材木，鐵鎖擊械，晝夜不休，木才積垛，又卻飛去，如是捷運，不知何年當得息爾。欲求子孫為立觀門，贖其罪，子孫貧窘，固不及爾。

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

劉將軍者，隸職右神策軍。居近東明觀，大修第宅，於觀內取土，築基脫墾，計數千車。功用既畢，劉忽得疾沉綿，旬日稍較，忽如風狂，於其階庭之中，攫土穴地，指爪流血，而終不已。骨肉扶救之，似稍歇定，又須匍匐冗土，似有驅迫之者。時聞為物捶擊痛楚之聲，但流淚嗚咽而已。問之竟無所答，日又沉困垂命，巫醫殫術，略無徵應。偶召瞽

者筮，雲求道法救之。劉素不信道，未嘗有道士過其家。妻子既切，因詣金仙觀，請符理之。置符於床前，又焚數道，和水飲之，劉乃言曰：我以無知，犯暴道法，取東明觀土，修築私舍，地司已奏天曹，罰令運土填陪，不知車數，計我獨力般運，三二百年，恐未可足。稍或遲怠，冥官考責，鞭撻極嚴，卒無解免之日。言訖，嗚咽號叫，若有所訴，一家聞之，俱為嗟痛。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，焚香祈乞，續買淨土五千車，填送所穿坑處，設齋告謝，求賜寬赦，疾乃稍定。一旦又自言曰：天符有敕，穿掘觀土，修築私家，雖已陪填，尚未塞責，有十二年祿命，並宜削奪，所連累子孫，即可原赦。是夕遂死。余按道科，凡故意凌毀大道，及福地靈壇，殃流三世。今劉生以陪填首謝，罪止一身，得不為戒爾。

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

南康王、太尉、中書令韋公皋，為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婿，而量深器大，舉止簡傲，不狎於俗。張家奕世相家，德望清貴，張族皆輕侮於韋，以此見薄，亦未之悟也。忽夢二神人謂之曰：天下諸化，領世人名籍，吾子名系葛璜，祿食全蜀，富貴將及，何自滯耶？勉哉行矣！異日當富貴，無以葛璜為忘也。由是韋有干祿之志，謀於其室，室家復勉勵之，以妝奩數十萬金，資其行計。既達秦川，屬歲饑久雨，因知友所聘，署隴州軍事判官。俄而駕出奉天，郡守奔難行在，皋率土客甲士，饋輓軍儲，以申扈衛。以功就拜防禦使，復請赴覲行朝，德宗望而器之。既平寇難，大駕還京，以功檢校右僕射、鳳翔節度使。懇讓乞改西川，乃授西川節度，與張公交代焉。擁師赴任，張假道歸闕，以避其鋒。既而累年蜀境大穰，金帛豐積。南詔內附，乞為臣妾，威名益重，而貢賦不虧，朝廷倚注，戎蠻懾伏。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，入質子學生，習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。公文翰之美，冠於一時。南詔得其手筆，刻石以榮其國，而葛璜之事，久已忘矣。

又夢二神人曰：「富貴而忘所因，其何甚耶？公夢覺，流汗驚駭。久之，乃躬詣雲林，灶香禱福。遂命工度木，揆日修崇，作南宮飛閣四十間，巨殿修廊，重門邃宇，範金刻石，知無不為。支九隴租賦，於山下列屯輸貯，糗糧山積，匠石雲趨。自制碑刊於洞門之側，上構層樓。焚僮七十人以供灑掃，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。在鎮二十餘年，封以王爵矣。即本命丁卯，屬葛璜化也。

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

果州開元觀接郡城，頗為爽塏，以形勝之美，選立觀額。雖州使旋具結奏，而制置之，內猶闕大殿。州司差工匠及道流，將溯嘉陵江，於利州上游採買材木。臨行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：硃鳳潭中有木，可以足用。如此者三。因聚議曰：夢兆如斯，必有大商貨木，水公江而至，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，或免遠適，頗以為便。一匠曰：吾於硃鳳山下江中尋之，莫有商筏已到來否。即往山下尋求，潭水澄澈，忽見潭底有木。因使善沉者鉤求，得梓木千段。構成三尊殿，鐘樓經閣、三門廊宇，咸得周足。又市磚甃壇，內有黃赤色者，疑其火力未足，棄而不用，信宿皆化為金，起觀之費，過於豐資。殿宇既成，將塑尊像，又於白鶴山觀，掘地得鐵數萬斤。鑄三尊鐵像，僅高二丈，今謂之聖像。遠近祈禱，立有徵驗。起觀道流何氏家，世代豐足，今為胄族焉。至今負販之徒、錐刀求利者，每以三日五日，必詣聖像前，焚香祈祐。或闕而不精信者，即貿易無利，貨鬻不售焉。

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

北都潛丘臺，有古觀焉。像設精嚴，樓臺宏麗，地形顯敞，迥出於都城之中。制創多年，久無崇葺，風號雨漬，日以傾摧。相國崔公彥昭，常夢野步尋幽，至古臺之下，翅首仰望，其上有紫氣氤氳，樣光四照，無登躡之路。良久，復聆天樂笳簫之音，尋訪之意彌切，但四隅陡絕，咫尺萬里。忽前有金橋如梯，層級寬博，遂攀梯而上。中路三四級，板闕欄摧，躋登不得，即見巨手金色，引指而接之，公握指未定，已登臺上矣。徘徊四顧，唯古殿欲摧，荒壇蕪沒，嘆嗟數四。復到天尊之前，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，金手乃天尊之手耳。不復聞天樂之聲，亦絕紫氣之像，因言曰：豈天尊有所付囑耶？何變化如此也？天尊忽言曰：子即居此地，無忘摧殘也。俄而驚覺。旬日，授北都留守到鎮。幹月恍恍然，似有所失，似有所疑，因命駕縱游，用攄其志。聞潛丘臺不遠，造而觀焉，唯古殿摧殘，深草堙翳。乃瞻拜天尊，見儀像侍衛，宛若曾所游睹。徐視座前，金橋在焉，欄折板斷矣。復睨金臂及指，皆醒然頓寤，即前之所夢也。施俸金，募工役，革故之弊，鼎新其宇，惟殿屋且久，隨其古制，增修而已。其餘垣墻廊宇、壇庭門房、圖繢丹雘、赭堊金翠，靡不畢備焉。締構之功、香花之獻，鬱為一時之盛也。

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

相國劉公瞻，南遷交趾，道過江陵。既登扁舟，將欲解纜，回首道左，見像設甚嚴，而朽殿傾圮。問其名，即真符玉芝觀也。入門升階，拜手潛祝。是夕，舟中夢青童前導，登大山之上，松徑連延，崖巘奇秀，芳芝幽草，好鳥靈花，燦然在目。行一里許，見元

始天尊，坐寶花座上，瞻仰粹容，乃玉芝殿中天尊也。拜祝曰：某得罪聖朝，竄逐且遠，非敢怨望，但祈生還爾。天尊曰：爾之青簡，列於方諸矣，何憂於世難乎！再居相位，而後得道。自此齋一旬，戒三日，則蠻陬瘴海魑魅之鄉，無所憚矣。辰未已午，與子為期也。自是劉公南征，至湖嶺間，所在籓方，勞問相繼。旋得金帛，寓信於荊帥，特創天尊殿，齋廳廊宇，選精介焚修之士以居之。於是再徵，入掌鈞軸，洎厭俗棄世，果符夢中之言，歲辰亦無爽矣。

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

李相國蔚，擁旄汴州，兼太清宮使。每翹心玄關，思真念道。一夕，夢野步郊外，叢箔間見奇光五色，中有天尊像，頂光半缺，手握玉芝，狀如白蓮花，而圓莖修細，芝有八秀。歷歷詳記，注於心目。翌日，因送賓出郊，顧見有道像暴露，問其所，即玉芝觀也。相國異之，回鑣而禮謁。莎莠盈庭，蕭蒿蔽路，披榛而後進。所睹尊像，與夢同焉。雖不握玉芝，而名與夢葉，遂廣加崇飾焉。巨殿森沉，飛夢甍烜赫，齋宮講肆，月牖霜壇，前闕通街，雄臨郛郭，為籓方之壯觀焉。噫！開元皇帝，尊祖奉先，耽玄味道，精誠上徹，禎貺下通，得真符於靈峰，產玉芝於內殿。因敕大鎮重地置觀，以真符玉芝為名。封太白山為靈應公，改華陽為真符縣。上瑞已彰於昔日，嘉徵復顯於茲辰。所以相國名臣，皆符吉夢，夷門渚宮之完葺，自非大道應靈，其孰能與於此乎！

鄭相國還願修寧州真寧觀驗

寧州真寧縣通聖觀，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真，得刻石真像之所置也。歲祀浸深，旋已摧毀，邊徼素寡，道流繕修之事，因已曠絕矣。相國司空鄭公畋，登龍之年，偶嘗游禮，賦詩三十韻，以紀其故實，亦冥祝曰：異日官達，必冀增修。洎入掌絲綸，尊居鈞軸，樞機少暇，前願都忘。一夕，夢游洞府之中，群仙賞玩，奏鈞天廣樂，以恣嬉游。俄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，使者一人降曰：太上有命，徵還上清。於是群仙或控鳴鶴，或駕飛龍，騰躍而去。相國亦欲振袂騫飛，一仙人回首笑曰：還畢真寧之願，然後可此來爾。既覺，省憶真寧修觀之事，乃輟鼎食之資，為締構之費。邠帥李尚書侃，命都校以董其事，十旬而靈觀鼎新矣。相國嘗話斯夢，以為洞天者，羅川之洞也，群仙者，二十七真也。驚其忽忘，懋此巨功，信大道之明徵矣。

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

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，前漢真人王方平、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升天之所。蕪沒既久，基址僅存。晉代高先生首為崇構。太元中姚泓再加繕飾，其後梁隋共葺，國朝繼修。華閣翔虛，丹簷照日。黔、荊、蜀、梓元戎重臣，或弭棹登臨，必命修葺。相國鄒平、段文昌旅寓之年，遣回峽內，時因登眺，炷香稽首，祝於二真曰：苟使官達，粗脫棲遲，必有嚴飾之報。自是不十歲，擁旄江陵。視事之初，已注念及此。俄夢二真仙，若平生密友，引公登江渚之山，及頂，乃陰君洞門矣，二真亦不復見。翌日，施一月俸錢修觀宇，一月俸為常住本錢。常俾繕完，以答靈貺。

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

樓觀者，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。在京兆盩厔縣神就鄉聞仙里，居終南之陰。觀內有周穆王、秦始皇、漢武帝所置殿宇，及秦始皇墨跡。尹喜、靈井、老君、支革樹升天臺，晉宋謁板，秦漢銘記，歷代存焉。大唐將受命，義師起於河東，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。廣明庚子，寇犯長安，觀中有光，如義寧之歲。近車駕幸鳳翔，盩厔將陷，觀中復有光景之異。由是避難士庶，多投觀中，靈跡巋然，人莫敢犯。高祖時，賜號為宗聖觀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